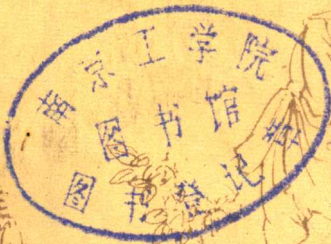


722141

射鵰英雄傳

金庸



中外影視小說叢書

722141

· 中外影视小说丛书 ·

射 鵬 英 雄 傳

金 庸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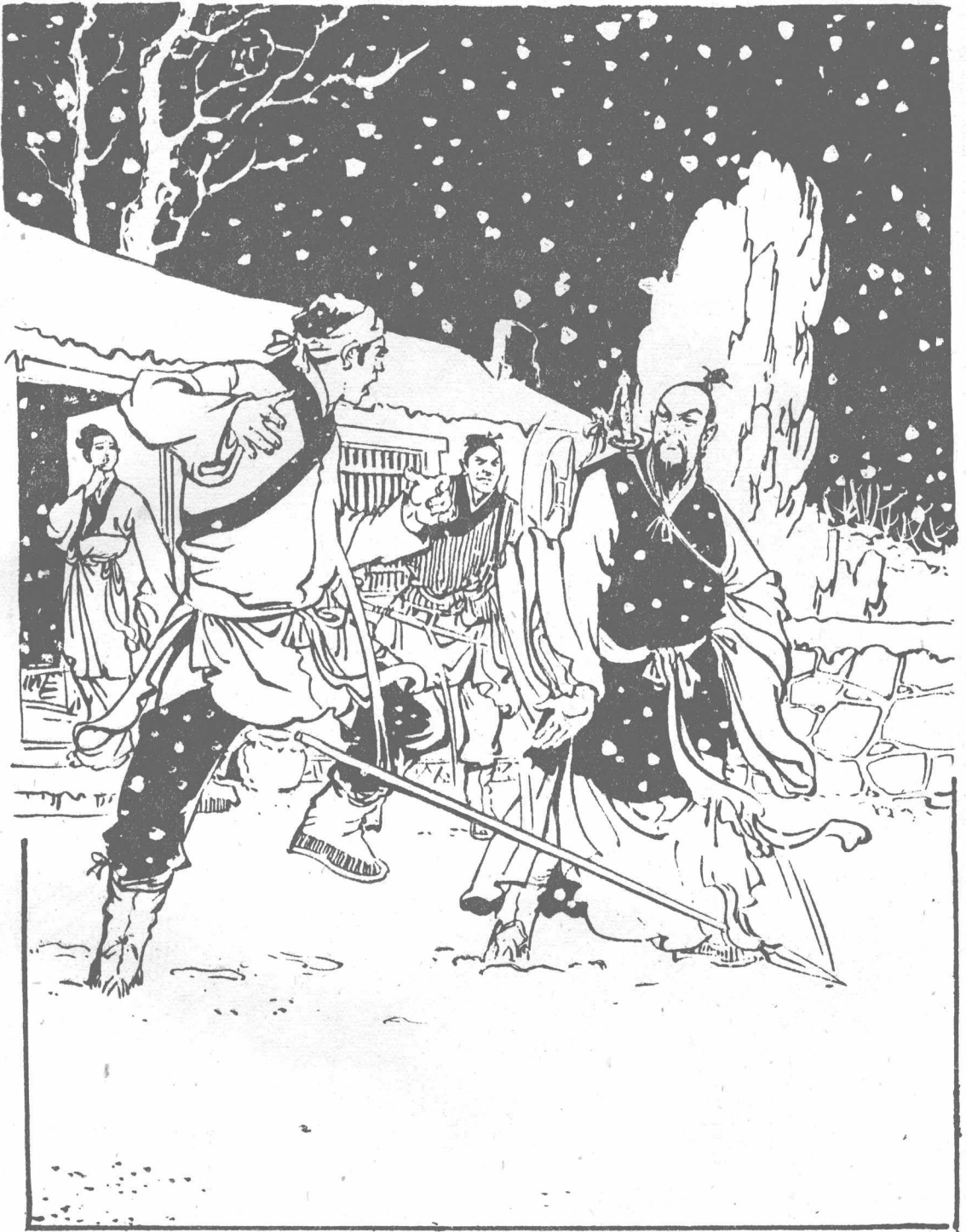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致 读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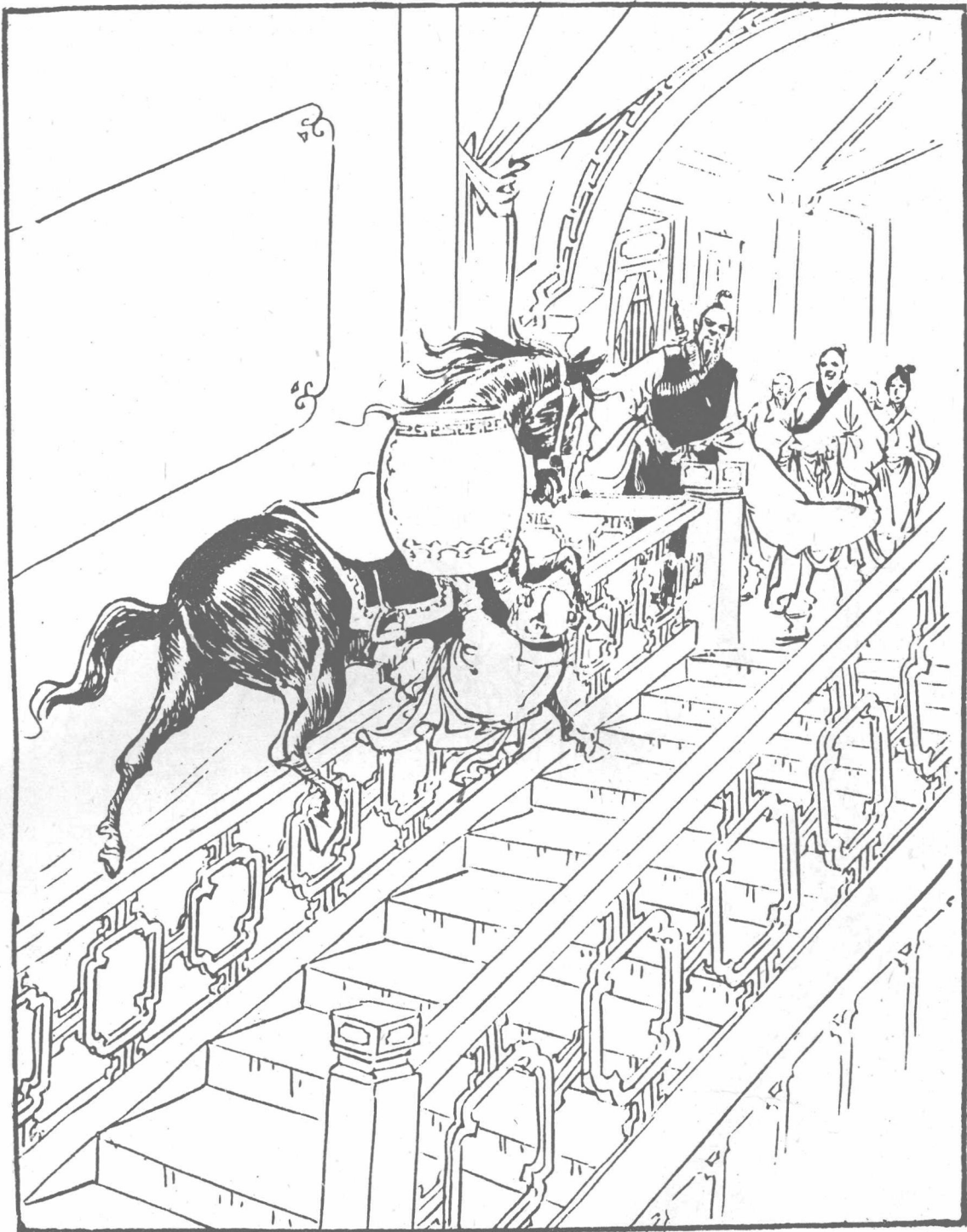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三年，香港无线电视台推出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轰动一时。该剧便是根据金庸同名长篇新派武侠小说改编拍摄而成的。《中外影画》杂志介绍了此剧，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而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陈真》的播放，更已引起广大影视观众对武侠片的浓厚兴趣，我们特将原作缩编印行，以飨读者。

新派武侠小说源于我国传统武侠小说，而又有了很大发展变化，在手法上更具现代感，情节亦更注重以人物性格作为发展依据，生动紧凑，悬念叠起。因此在港台以及世界各地的侨胞中拥有广大的读者，并且历久不衰。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这也是颇值得加以注重的。在当代众多的武侠小说作家中，金庸则无疑是具有独到风格和造诣的。他的作品多是以历史上的大背景作为舞台，虚构出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和豪侠人物，内容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和深沉的民族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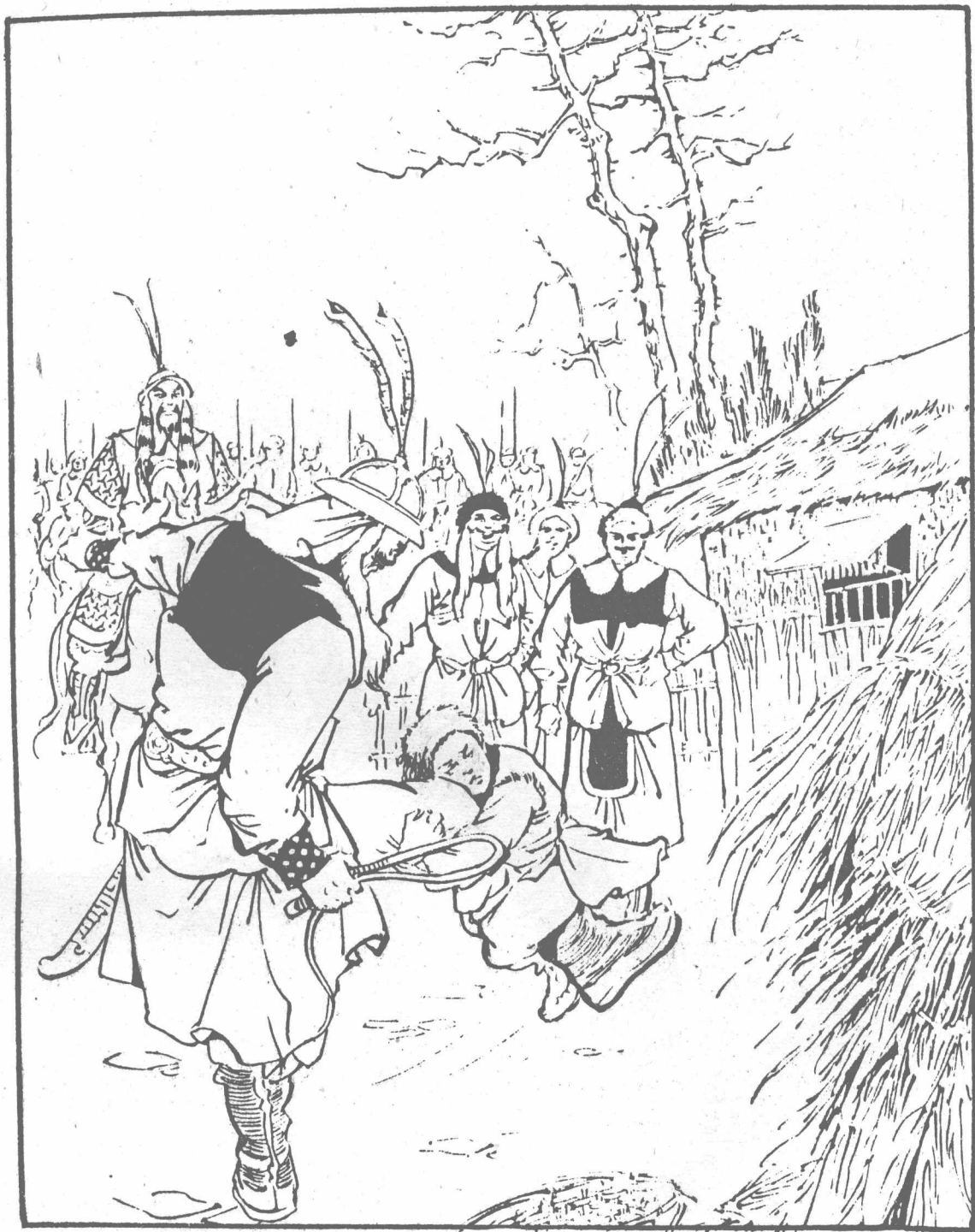
当然，无庸讳言，此类作品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娱乐性，情节人物亦多有怪诞离奇之感，与我们习见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可等量齐观，相信读者自能明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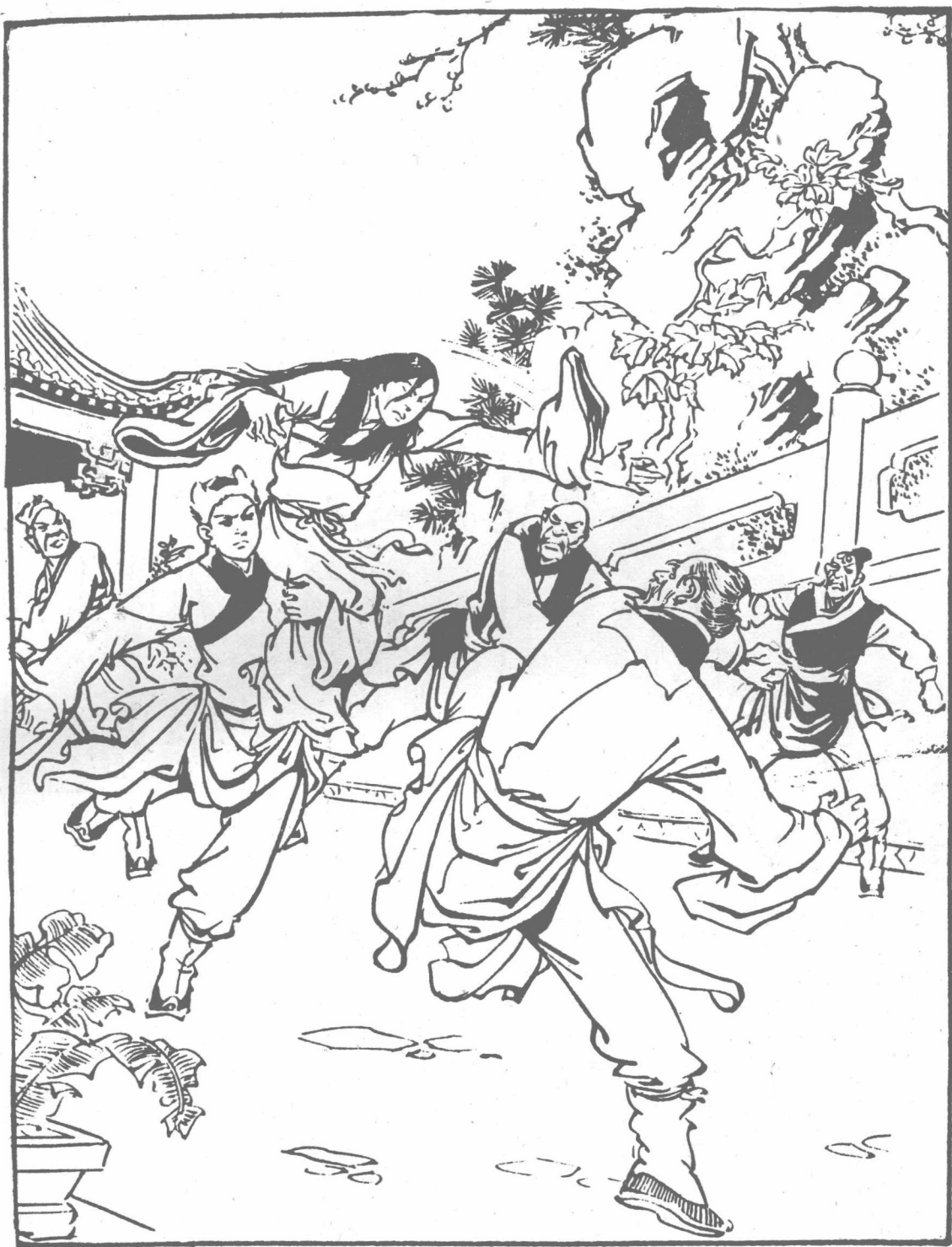
那道人哈哈大笑，右掌忽然提起，快如闪电般在枪身中间一击，格的一声，杨铁心只觉虎口剧痛，急忙撒手，铁枪已摔在雪地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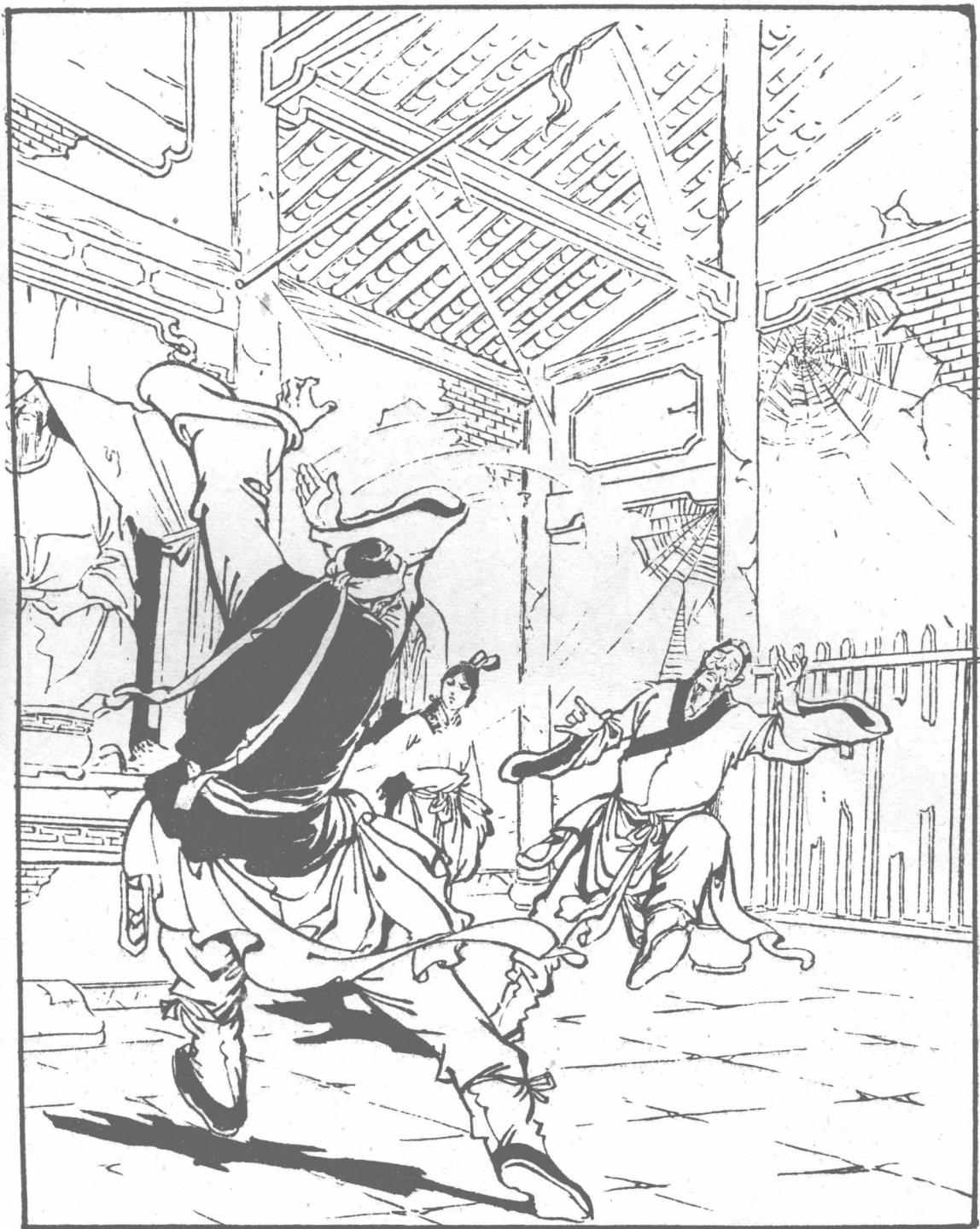
韩宝驹左足勾住马镫，双手及右足托住了铜缸，使它端端正正的放在马鞍之上，不致倾侧。那黄马跑得又快又稳，上楼如驰平地。



术赤大怒，举起马鞭又打。郭靖满地打滚，滚到术赤身边，忽地跃起，抱住他的右腿，死命不放。术赤用力一抖，那知这孩子抱得极紧，竟自抖不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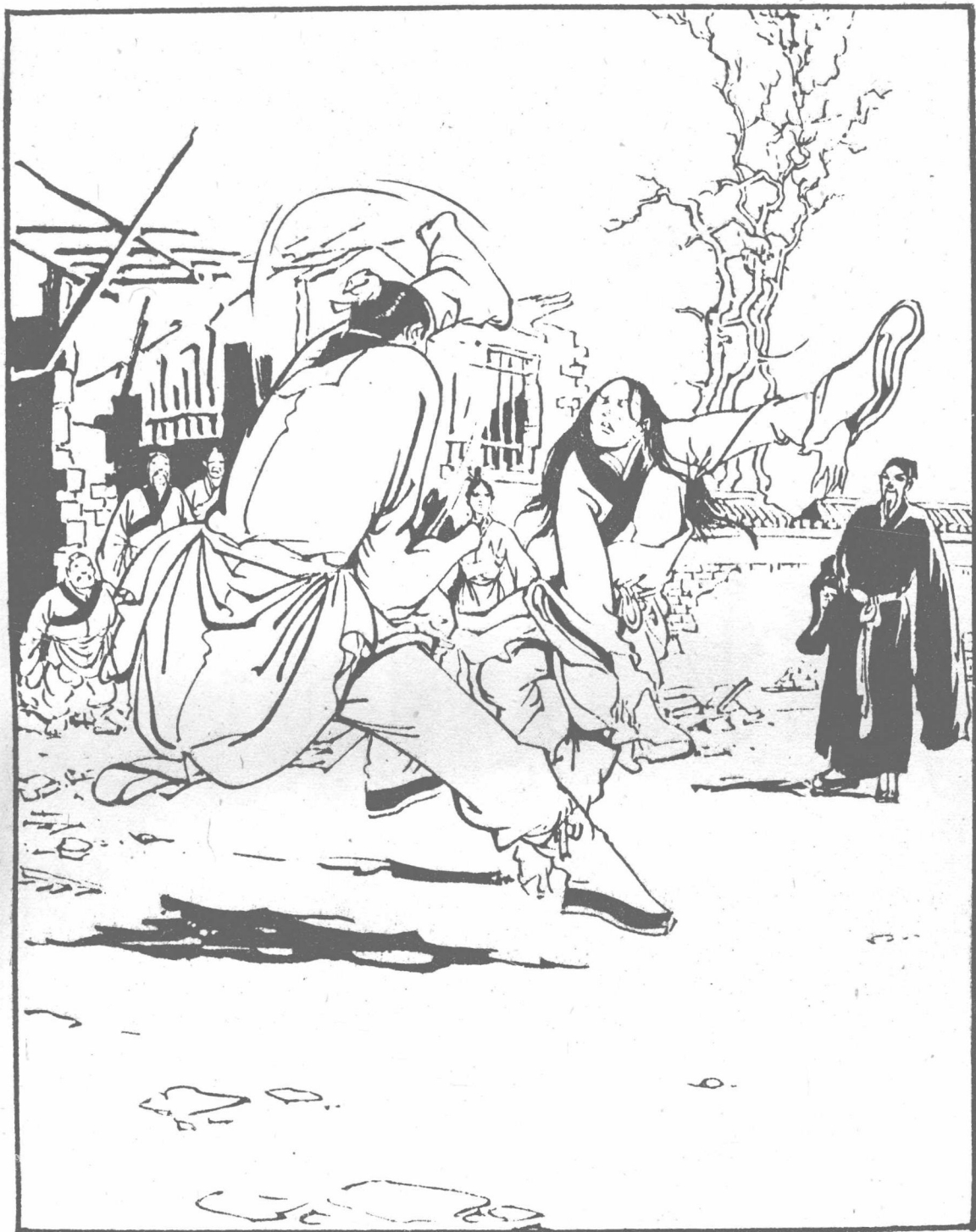
郭靖抱起梅超风放在肩头，依着她口中指示，前趋后避，迎击敌人。他轻身功夫本就不弱，梅超风身子又不甚重，放在肩头，浑不减弱他趋退闪跃之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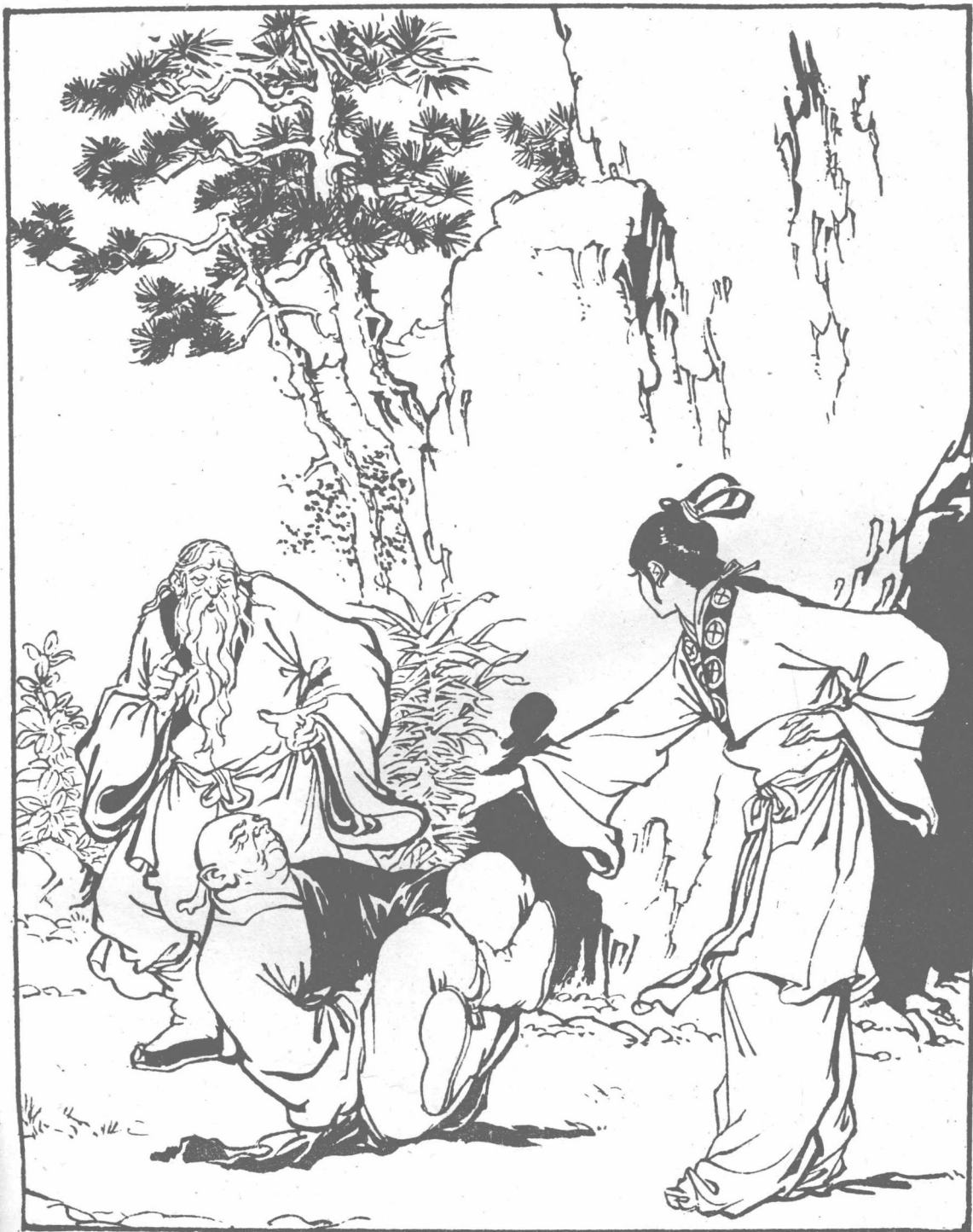
柯镇恶横过枪杆，挡在胸前。欧阳锋振臂一格，柯镇恶只觉一股大力冲到，登时双臂发麻，胸口震得隐隐作痛，铁枪杆脱手飞起，戳破屋瓦，穿顶而出。



那桅杆隔在二人之间，熊熊燃烧。欧阳锋蛇杖一摆，在桅杆上戳将过来。洪七公也从腰间拔出竹棒，挥棒还击。两人这时各使器械，攻拒拚斗，更是猛恶。



那降龙十八掌虽然威力奇大，但梅超风既得预知他掌力来势，自能及早闪避化解。又拆数招，那青衣怪客忽然接连弹出三粒石子，梅超风变守为攻，猛下三记杀手。



黄蓉斥道：“你作死吗？”在灵智上人肩头轻轻一推。那藏僧应手而倒，横卧于地，双手双脚蜷曲不动，仍是作着盘膝打坐的姿势，模样十分古怪。



录

上 册

一	风雪惊变	1
二	江南七怪	13
三	大漠风沙	22
四	黑风双煞	29
五	弯弓射雕	37
六	崖顶疑阵	44
七	比武招亲	52
八	各显神通	60
九	铁枪破犁	65
十	冤家聚头	72
十一	长春服输	78
十二	亢龙有悔	88
十三	五湖废人	98
十四	桃花岛主	108
十五	神龙摆尾	116
十六	九阴真经	124
十七	双手互搏	133
十八	三道试题	138
十九	洪涛群鲨	148
二十	甯改经文	154

一 风 雪 惊 变

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的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桕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一抹斜阳映照之下，更增了几分萧索。两株大松树下面围着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几个小孩，正自聚精会神的听着一个瘦削的老者说话。

那说话人五十来岁年纪，一件青布长袍早洗得褪成了蓝灰色。只听得两片梨花木扳碰了几下，左手中的竹棒在一面小羯鼓上敲起得得连声。唱道：

“小桃无主自开花，野草茫茫带晚鸦。

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那说话人将木扳敲了几下，说道：“这首七言诗，说的是兵火过后，原来的家家户户，都变成了断墙残瓦的破败之地。小人刚才说到那叶老汉一家四口，悲欢离合，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他四人给金兵冲散，好不容易又再团聚，欢天喜地的回到故乡，却见房屋已给金兵烧得干干净净，无可奈何，只得去到汴梁，想觅个生计。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四人刚进汴梁城，迎面便过来一队金兵。带兵的头儿一双三角眼觑将过去，见那叶三姐生得美貌，跳下马来，当即一把抱住。哈哈大笑，便将她放上了马鞍，说道：‘小姑娘，跟我回家，服侍老爷。’那叶三姐如何肯从？拚命挣扎，那金兵长官喝道：‘你不肯从我，便杀了你的父母兄弟！’提起狼牙棒，一棒打在那叶四郎的头上，登时脑浆迸裂，一命呜呼。正是：

阴世新添枉死鬼，阳间不见少年人！

叶老汉和妈妈吓得呆了，扑将上去，搂住了儿子的死尸，放声大哭。那长官提起狼牙棒，一棒一个，又都了帐。那叶三姐却不啼哭，说道：‘长官休得凶恶，我跟你回家便了！’那长官大喜，将叶三姐带得回家。不料叶三姐觑他不防，突然抢步过去，拔出那长官的腰刀，对准了他心口，一刀刺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这一刀刺去，眼见便可报得父母兄弟的大仇。不料那长官久经战阵，武艺精

熟，顺手一推，叶三姐登时摔了出去。那长官刚骂得一声，‘小贱人！’叶三姐已举起钢刀，在脖子中一勒。可怜她：

花容月貌无双女，惆怅芳魂赴九泉。”

他说一段，唱一段，只听得众村民无不咬牙切齿，愤怒叹息。

那人又道：“众位看官，常言道得好：

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

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

“可是那金兵占了我大宋天下，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却又不见他遭到什么报应。只怪我大宋官家不争气，我中国本来兵多将广，可是一见到金兵到来，便远远的逃之夭夭，只剩下老百姓遭殃。好似那叶三姐一家的惨祸，江北之地，实是成千成万，便如家常便饭一般。诸君住在江南，当真是在天堂里了，怕只怕金兵何日到来。正是：宁作太平犬，莫为乱世人。小人张十五，今日路经贵地，服侍众位看官这一段说话，叫作‘叶三姐节烈记’。话本说彻，权作散场。”将两片梨花木扳拍拍的乱敲一阵，托出一支盘子。

众村民便有人拿出两文三文，放入木盘，霎时间得了六七十文。张十五谢了，将铜钱放入囊中，便欲起行。

村民中走出一个二十来岁的大汉，说道：“张先生，你可是从北方来吗？”张十五见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便道：“正是。”那大汉道：“小弟作东，请先生去饮上三杯如何？”张十五大喜，说道：“素不相识，怎敢叨扰？”那大汉笑道：

“喝上三杯，那便相识了。我姓郭，名叫郭晴天。”指着身旁一个白净面皮的汉子道：“这位是杨铁心杨兄弟。适才我二人听先生说唱叶三姐节烈记，果然是说得好，却有几句话想要请问。”张十五道：“好说，好说。今日得遇郭杨二位，也是有缘。”

郭晴天带着张十五来到村头一家小酒店中，在长板桌旁坐了。

小酒店的主人是個跛子，撐着兩根拐杖，慢慢

573 44
830

烫了两壶黄酒，摆出一碟蚕豆、一碟咸花生，一碟豆腐干，另有三个切开的咸蛋，自行在门口板凳上坐了，抬头瞧着天边正要落山的太阳，却不更向三人望上一眼。

郭啸天斟了酒，劝张十五喝了两杯，说道：“乡下地方，只初二、十六方有肉卖。没了下酒之物，先生莫怪。”张十五笑道：“有酒便好。听两位口音，遮莫也是北方人。”杨铁心道：“我两兄弟原是山东人氏。只因受不了金狗的肮脏气，三年前来到此间，爱这里人情厚，便住了下来。刚才听得先生说道，我们住在江南，犹似在天堂里一般，怕只怕金兵何日到来，你说金兵会不会打过江来？”

张十五叹道：“江南花花世界，遍地皆是金银，放眼但见美女，金兵又有那一日不想过来？只是他来与不来，拿主意的却不是金国，而是临安的大宋朝廷。”郭啸天和杨铁心齐感诧异，同声问道：“这却是怎生说？”

张十五道：“我中国百姓，比女真人多上一百倍也还不止。只要朝廷肯用忠臣良将，咱们一百个打他一个，金兵如何能够抵挡？我大宋北方这半壁江山，是当年徽宗、钦宗、高宗他父子三人奉送给金人的。这三个皇帝任用奸臣，欺压百姓，把出力抵抗金兵的大将罢免的罢免，杀头的杀头。花花江山，双手送将过去，金人却之不恭，也只得收了。今后朝廷倘若仍是任用奸臣，那就是跪在地下，请金兵驾到，他又如何不来？”郭啸天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只拍得杯儿、筷儿、碟儿都跳将起来，说道：“正是！”

张十五道：“想当年徽宗道君皇帝一心只想长生不老，要做神仙，所有的奸臣，象蔡京、王黼，是专帮皇帝搜括的无耻之徒；象童贯、梁师成，是只会吹牛拍马的太监；象高俅、李邦彦，是陪皇帝嫖院玩耍的浪子。道君皇帝正事诸般不理，整日里若不是求仙学道，便是派人到各处去找寻稀奇古怪的花木石头。一旦金兵打到眼前来，他束手无策，头一缩，便将皇位传给了儿子钦宗。那时忠臣李纲守住了京将汴梁，各路大将率兵勤王，金兵攻打不进，只得退兵。不料想钦宗听信了奸臣的话，竟将李纲罢免了，却信用一个自称能请天神天将、会得呼风唤雨的骗子郭京，这京城又如何不破？终于徽宗、钦宗都给金兵掳了去。这两个昏君自作自受，可害苦了我中国千千万万百姓。”

郭啸天、杨铁心越听越怒。郭啸天道：“靖康年间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这件大耻，我们听得多了。天神天将什么的，倒也听见过的，只道是说说笑话，岂难道真有此事？”张十五道：“那还有假的？”杨铁心道：“后来康王在南京接位做皇帝，手下有韩世忠、岳爷爷这些大将，本来大可发兵北伐，就算不能直捣黄龙，要收复京城汴梁，却也并非难事。只恨秦桧这奸贼一心想议和，却把岳爷爷害死了。”

杨铁心见一壶酒已喝完了，又要了一壶，三人只是痛骂秦桧。那跛子又端上一碟蚕豆、一碟花生，听他三人骂得痛快，忽然嘿嘿两声冷笑，道：“不过我曾听人说，想要杀岳爷爷议和的，罪魁祸首却不是秦桧。”三人都感诧异，问道：“不是秦桧？那么是谁？”曲三道：“秦桧做的是宰相，议和也好，不议和也好，他都做他的宰相。可是岳爷爷一心一意要灭了金国，迎接徽钦二帝回来。这两个皇帝一回来，高宗皇帝他又做什么呀？”他说了这几句话，一跷一拐的又去坐在木凳上，抬头望天，又是一动不动的出神。这曲三瞧他容貌也不过二十来岁年纪，可是弓腰曲背，鬓边见白，从背后瞧去，倒似是个老头子模样。

张十五和郭杨二人相顾哑然。隔了半晌，张十五道：“对，对！这一位兄弟说得很是。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的皇帝。这个高宗皇帝，原本无耻得很。”

郭啸天问道：“他却又怎么无耻了？”张十五道：“当年岳爷爷几个胜仗，只杀得金兵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只有逃命之力，更无招架之功，金人正在手忙脚乱、魂不附体的当儿，忽然高宗送到降表，说要求和。金人的皇帝自然大喜若狂，说道：议和倒也可以，不过先得杀了岳飞。于是秦桧定下奸计，在风波亭中害死了岳爷爷。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岳爷爷被害，只隔得一个月，到绍兴十二年正月，和议就成功了。宋金两国以淮水中流为界，高宗皇帝向金国称臣。你道他这道降表是怎书写？”杨铁心道：“那定是写得很不要脸了。”

张十五道：“可不是吗？这道降表，我倒也记得。高宗皇帝名叫赵构，他在降表中写道：‘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他不但自己做奴才，还叫世世子孙都做金国皇帝的奴才。他做奴才不打

紧，咱们中国百姓可不是跟着也成了奴才？”

砰的一声，郭啸天又在桌上重重拍了一记，震倒了一支酒杯，酒水流得满桌，怒道：“不要脸，不要脸！这乌皇帝算是那一门子皇帝！”

张十五道：“那时候全国军民听到了这个消息，无不愤慨之极。淮水以北的百姓眼见河山恢复无望，更是伤心泣血。高宗见自己的宝座从此坐得稳若泰山，便道是秦桧的大功。秦桧本来已封到鲁国公，这时再加封太师，荣宠无比，权势熏天。高宗传孝宗，孝宗传光宗，金人占定了我大半边江山。光宗传到当天子庆元皇帝手里，他在临安已坐了五年龙廷，用的是这位韩侂胄宰相，今后的日子怎样？嘿嘿，难说，难说！”说着连连摇头。

张十五说到了眼前之事，却有些胆小了，不敢再那么直言无忌，又喝了几杯酒，起身告辞，往临安而去。

郭啸天付了酒钱，和杨铁心并肩回家。

杨铁心笑道：“今儿晚我去打些野味，明儿还请大哥大嫂。”郭啸天道：“自己兄弟，说什么还请不还请？今儿晚咱哥儿一起去打。”

当晚三更时分，郭杨二人躲在村西七里的树林子中，手里拿着弓箭猎叉，只盼有只野猪或是黄麂夜里出来觅食。便在此时，忽听得远处有几个人大声吆喝，接着黑影晃动，一人闪进林中，月光照在他身上，郭杨二人看得分明，不由得大奇，原来那人撑着两根拐杖，却是村头开小酒店的那个跛子曲三。只见他左拐在地下一撑出，发出铎的一声，便即飞身而起，躲在树后，这一下实是高明之极的轻身功夫，郭杨心中均是惊诧万分：“我们在牛家村住了三年，全不知这跛子曲三武功竟然如此了得！”当下躲在长草之中，不敢稍动。

只听得脚步声响，三名武官挥动单刀，追到林边，突然闻波的一声，曲三右拐从树后戳出，正中一名武官胸口，那武官一下闷哼，便向后飞了出去，摔在地下。另外两名武官挥动单刀，向曲三砍去。

曲三右拐在地下一撑，向左跃开数尺，避开了两柄单刀，左拐向一名武官面门点去。那武官武功也自不弱，挺刀挡架。曲三不让他单刀碰到拐杖，左拐收回着地，右拐扫向另一名武官腰间。只见他双拐此起彼落，快速无伦，虽然一拐须得撑地支持身子，只余一拐空出来对敌，却是丝毫不落下风。

郭杨二人见他背上负着一个包裹，甚是累赘，

一名武官钢刀砍去，削在他包裹之上，咣啷一响，包裹破裂，散出无数物事。曲三乘他欢喜大叫之际，右拐挥出，拍的一声，一名武官顶门中拐，扑地倒了。余下那人大骇，转身便逃。顷刻间奔出数丈。曲三扬手，一块圆盘似的黑物飞将出去，托的一下轻响，嵌入了那武官后脑。那武官惨声长叫，单刀脱手飞出，双手乱舞，仰天缓缓倒下，扭转了几下，就此不动，眼见是不活了。

郭杨二人见跛子曲三于顷刻之间连毙三人，武功之高，生平从所未见，心中都是怦怦跳，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

却见曲三转过身来，缓缓说道：“郭兄，杨兄，请出来吧！”郭杨二人大吃一惊。只得从草丛中长身而起。曲三道：“请两位帮我跛子一个忙，将这三具尸首埋了，行不行？”郭杨二人又对望一眼，杨铁心道：“行！”

二人用猎叉在地下掘了个大坑，将三具尸体搬入。搬到最后一具时，杨铁心见那个黑色的盘形之物兀自嵌在那武官后脑，深入数寸，于是右手运劲，拔了出来，看手重甸甸地，原来是是个铁铸的八卦，在尸身上拭去了血渍，拿过去交给曲三。

曲三道：“劳驾！”将铁八卦收入囊中，解下外袍摊在地下，捡起散落的各物，一一放入袍中包起。郭杨二人搬土掩埋尸首，斜眼看去，见有三个长长的卷轴，另有不少亮晶晶的金器玉器。曲三留下一把金壶、一只金杯分别交给郭杨二人，道：“这些物事，是我去临安皇宫中盗来的。皇帝害苦了百姓，拿他一些从百姓身上搜括来的金银，算不得是贼赃。这两件金器，转送给了两位。”

郭杨二人听说他竟敢到皇宫中去劫盗大内财物，不由得惊呆了，都不敢伸手去接。

曲三厉声道：“两位是不敢要呢，还是不肯要？”郭啸天道：“我们无功不受禄，不能受你的东西。至于今晚之事，我兄弟俩自然决不泄漏一字半句，老兄尽管放心。”曲三道：“哼，我怕你们泄漏了秘密？你二人的底细，我若非早就查得清清楚楚，今晚岂能容你二位活着离开？郭兄，你是梁山好汉地佑星赛仁贵郭盛的后代，使的是家传戟法，只不过变长为短，化单成双。杨兄，你祖上杨再兴是岳爷爷麾下的名将。你二位是忠义之后，北方沦陷，你二人流落江湖，其后八拜为交，义结金兰，一起搬到牛家村来居住。是也不是？”

郭杨二人听他将自已身世来历说得一清二楚，

更是惊讶无比，只得点头称是。

曲三道：“你二位的祖宗郭盛和杨再兴，本来都是绿林好汉，后来才归顺朝廷，为大宋出力。劫盗不义之财，你们的祖宗都干过了的。这两件金器，到底收是不收？”杨铁心寻思：“若是不收，定然得罪了他。”只得双手接过，说道：“如此多谢了！”

曲三霎然色喜，提起包裹缚在背上，说道：“回家去吧！”

当下三人并肩出林。曲三道：“今晚大有所获，得到了道君皇帝所画的两幅画，又有他写的一张字。这家伙做皇帝不成。翎毛丹青，瘦金体的法书，却委实是妙绝天下。”

郭杨二人也不懂什么叫作“翎毛丹青”与“瘦金体法书”，只唯唯而应。

走了一会，杨铁心道：“日间听那说话的先生言道，我大宋半壁江山，都送在这道君皇帝手里，他画的画、写的字，又是什么好东西了？老兄何必干冒大险，巴巴的到皇宫去盗了出来？”曲三微笑道：“这个你就不懂了。”郭啸天道：“这道君皇帝既然画得一笔好画，写得一手好字，定是聪明得很的，只可惜他不专心做皇帝。我小时候听爹爹说，一个人不论学文学武，只能专心做一件事，倘若东也要抓，西也要摸，到头来定然一事无成。”

曲三道：“资质寻常之人，当然是这样，可是天下尽有聪明绝顶之人，文才武学，书画琴棋，算数韬略，以至医卜星相，奇门五行，无一不会，无一不精！只不过你们见不着罢了。”说着抬起头来，望着天边一轮残月，长叹一声。

月光映照下，郭杨二人见他眼角边忽然渗出了几点泪水。

郭杨二人回到家中，将两件金器深深埋入后院地下，对自己妻室也不吐露半句。两人此后一如往日，耕种打猎为生，闲来习练兵器拳脚，便只两人相对之时，也决不提及此事。两人有时也仍去小酒店对饮几壶，那跛子曲三仍是烫上酒来，端来蚕豆、花生等下酒之物，然后一跷一拐的走开，坐在门边，对着大江自管默默想他的心事，那晚林中夜斗，似乎从来就不曾有过。但郭杨二人瞧向他的眼色，自不免带上了几分敬畏之意。

秋冬来。过一天冷似一天。这一日晚间刮了半夜北风，便下起雪来。第二日下得更大，银絮飞天，琼瑶匝地，四下里都白茫茫地。杨铁心跟浑家

包惜弱说了，今晚整治酒肴，请义兄夫妇过来饮酒赏雪。吃过中饭后，他提了两个大葫芦，到村头酒店去沽酒，到得店前，却见一对板门关得紧紧地，酒帘也收了起来。

杨铁心打了几下门，叫道：“曲三哥，跟你沾三斤酒。”却不听得应声。隔了一会，他又叫了几声，屋内仍无应声，走到窗边向内一张，只见桌上灰尘积得厚厚地，心想：“几天没到村头来，原来曲三已有几天不在家了。可别出了事才好。”当下只得冲风冒雪，到五里外的红梅村去买了酒，就便又买了一只鸡，回到家来，把鸡杀了，请浑家整治。

他浑家包氏，闺名包惜弱，便是红梅村私塾中教书先生的女儿，嫁给杨铁心还不到两年。当晚包氏将一只鸡和白菜、豆腐、粉丝放入一只大瓦罐中，在炭上熬着，再切了一盘腊鱼腊肉。到得傍晚，到隔壁去请郭啸天夫妇饮酒。

郭啸天欣然过来。他浑家李氏却因有了身孕，这几日只是呕酸，吃了东西就吐，便推辞不来。李氏的闺名单名一个萍字，包惜弱和她有如姊妹一般，两人在房中说了好一阵子话。包惜弱给她泡了一壶热茶，这才回家张罗，却见丈夫和郭啸天把炭炉搬在桌上，烫了酒，两人早在吃喝了。

郭啸天道：“弟妹，我们不等你了。快来请坐。”郭杨二人坐好，又都是豪杰之士，乡下人家更不讲究什么男女避嫌的礼法。包惜弱微笑答应，在炭炉中添了些炭，拿一只酒杯来斟了酒，坐在丈夫下首，见两人脸上都是气忿忿地，笑问：“又有什么事，惹得哥儿俩生气了？”杨铁心道：“我们正在说临安朝廷中的混账事。”

郭啸天道：“昨儿我在众安桥头喜雨阁茶楼，听人谈到韩侂胄这贼宰相的事。那人说得有头有尾想来不假。他说不论那一个官员上书禀报，公文上要是注明‘并献某某物’的字样，这贼宰相压根儿就不瞧他的文书。”杨铁心叹道：“有这样的皇帝，就有这样的宰相；有这样的宰相，就有这样的官吏。临安湫金门外的黄大哥跟我说，有一日他正在山边砍柴，忽然见到大批官兵拥着一群官儿们过来，却是韩宰相带了百官到郊外游乐，他自管砍柴，也不理会。忽听得那韩青侁叹道：‘这里竹篱茅舍，真是绝妙的山野风光，就可惜少了些鸡鸣犬吠之声！’他活活说完不久，忽然草丛里汪汪的叫了起来。”包惜弱笑道：“这狗儿倒会凑趣！”杨

铁心道：“是啊，真会凑趣。那狗子叫了一会，从草里钻将出来，你道是什么狗子？却原来是咱们临安府的堂堂府尹赵大人。”包惜弱笑弯了腰，直叫：“啊哟！”郭啸天道：“赵大人这一扮狗叫，指日就要高升。”杨铁心道：“这个自然。”

三人喝了一会酒，只见门外雪下得更大了。热酒入肚，三人身上都觉得暖烘烘地，忽听得东边大路上传来一阵踏雪之声，脚步起落极快，三人转头望去，却见是个道士。

那道士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全身罩满了白雪。背上斜插一柄长剑，剑把上黄色丝条在风中左右飞扬，风雪满天，大步独行，实在气概非凡。郭啸天道：“这道士身上很有功夫，看来也是条好汉。只没个名堂，不好请教。”杨铁心道：“不错，咱们请他进来喝几杯，交交这个朋友。”两人都生性好客，当即离座出门，却见那道人走得好快，转眼之间已在十余丈外，却也不是发足奔跑，如此轻功，实所罕见。

两人对望了一眼，都感惊异。杨铁心扬声大叫：“道长，请留步！”喊声甫歇，那道人倏地回身，点了点头。杨铁心道：“天冻大雪，道长何不过来饮几杯解解寒气？”

那道人冷笑一声，健步如飞，顷刻间来到门外，脸上满是鄙夷不屑之色，冷然道：“叫我留步，是何居心？爽爽快快的说出来罢！”

杨铁心心想我们好意请你喝酒，你这道人却恁地无礼，当下扬头不睬。郭啸天却抱拳道：“我们兄弟正自烤火饮酒，见道长冒雪独行，斗胆相邀，冲撞莫怪。”那道人双目一翻，朗声道：“好好好，喝酒就喝酒”大踏步进来。

杨铁心更是气恼，伸手一把抓住他左腕，往外一带，喝道：“还没请教道长法号。”斗然间忽觉那道人的手滑如游鱼，竟从自己手掌中溜出，知道不妙，正待退开，突然手腕上一紧，已被那道长反手抓住，霎时之间，便以被一个铁圈牢牢箍住，又疼又热，疾忙运劲抵御，哪知整条右腕已经酸麻无力，腕上奇痛彻骨。

郭啸天见兄弟忽然满脸胀得通红，知他吃亏，心想本是好意结交，倘若贸然动手，反得罪了江湖好汉，忙抢过去道：“道长请这边坐！”那道人又是冷笑两声，放脱了杨铁心的手腕，走到堂上，大模大样的居中而坐，说道：“你们两个明明是山东大汉，却躲在这里假扮临安乡农，只可借满口山东

话却改不了，庄稼汉又怎会武功？”

杨铁心又窘又怒，走进内室，在抽屉里取了一柄匕首，放在怀里，这才回到内堂上，端了三杯酒，自己干了一杯，默然不语。

那道人望着门外大雪，既不饮酒，也不说话，只是微微冷笑。郭啸天见他满脸敌意，知他定是疑心酒中作了手脚，取过道人面前酒杯，将杯中酒一口干了，说道：“酒冷得快，给道长换一杯热的。”说着又斟了一杯，那道人接过一口喝了，说道：“酒里就是有蒙汗药，也迷我不倒。”杨铁心更是焦躁，发作道：“我们好意请你饮酒，难道起心害你？你这道人说话不三不四，快滚出去吧。我们的酒不会酸了，菜又不会臭了没人吃。”

那道人又“哼”了一声，也不理会，取过酒壶，自斟自饮，连干三杯，忽地解下蓑衣斗笠，抛在地下。杨郭两人细看时，只见他三十余岁年纪，双眉斜飞，脸色红润，方面大耳，目光炯炯照人。他跟着解下背上革囊，往桌上一倒，咚的一声，杨郭二人都跳起身来。原来革囊中竟滚出来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

包惜弱惊叫：“哎哟！”逃进了内堂。杨铁心伸手去摸怀中匕首，那道人将革囊又是一抖，跃出两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来，一个是心，一个是肝，看来不像是猪心猪肝，只怕便是人心人肝。杨铁心喝道：“好贼道！”匕首出怀，疾向那道人胸口刺去。

道人冷笑道：“鹰爪子，动手了吗？”左手掌缘在他手腕上一击。杨铁心腕上一阵酸麻，五指登时无力，匕首已被他夹手夺去。

杨铁心怒极，抄起靠在屋角里的铁枪，抢到门外雪地里，叫道：“来来来，教你知道杨家法的厉害。”那道人微微冷笑，说道：“凭你这为虎作伥的公门鼠辈也配使杨家枪！”纵身出门。

郭啸天见情势不妙，奔回家去提了双戟，只见那道人也不拔剑，站在当地，袍袖在朔风里猎猎作响。

杨铁心使个旗鼓，一招“毒龙出洞”，枪上红缨抖动，卷起疏大枪花，往道人心口直戳过去。那道人一怔，赞道：“好！”身随枪走，避向左侧，左掌翻转，径自来抓枪头。

杨铁心在这杆枪上曾苦下幼功，深得祖传技艺。只见他戳、刺、打、挑、拦、截、架、闭，枪尖银光闪闪，枪缨红光点点，好一路枪法！